

禪林寶訓卷第三

東吳沙門

淨善

九九  
重集

雪堂行和尚住薦福一日問暫到僧甚處來僧云福州來雪堂云公路見好長老麼僧云近過信州博山住持本和尚雖不曾拜識好

九九

長老也雪堂曰安得知其爲好僧云入寺路徑開闢廊廡脩整殿堂香燈不絕晨昏鐘鼓分明二時粥飯精潔僧行見人有禮以此知其爲好長老雪堂笑曰本固賢矣然爾亦具眼也直以斯言達于郡守吳公傳朋曰遮僧

瑕玷況無上妙道非特金隄白璧也而貪慾瞋恚非特蟻壤瑕玷也要在志之端謹行之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美然後可以自利而利他也與王十明書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易鐵面住太平有言易

行脚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遺火悉爲煨燼易得書擲之於地乃曰徒亂人意耳東湖集

雪堂謂晦菴和尚曰予弱冠之年見獨居士言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備矣予佩其語在家修身出

持論頗類范延齡薦張希顏事而閣下之賢不減張忠定公老僧年邁乞請本住持庶幾爲林下盛事吳公大喜本即日遷薦福東湖集范

雪堂曰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羨離於

家學道以至率身臨衆如衡石之定重輕規矩之成方圓捨此則事事失准廣錄見獨居士者即父也

雪堂曰高菴臨衆必曰衆中湏知有識者予因問其故高菴曰不見滿山道舉措看他上

延齡事出  
皇朝類苑

流莫謾隨於庸鄙平生在衆不沉於下愚者皆出此語稠人廣衆中鄙者多識者少鄙者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志於其間如一人與萬人敵庸鄙之習力盡真挺特沒量漢也予終身踐其言始得不負出家之志

廣錄

九九  
二  
不先譽後毀不阿容苟合不佞色巧言加以見道明白去住翛然衲子中難得子因重之

且  
逸事  
菴

雪堂曰學者氣勝志則爲小人志勝氣則爲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爲得道賢聖有人剛狠

不受規諫氣使然也端正之士雖強使爲不善寧死不二志使然也

廣錄

九九  
三  
雪堂謂且菴曰執事湏權重輕發言要先思慮務合中道勿使偏頗若倉卒暴用鮮克有濟就使得成而終不能萬全予在衆中備見利病惟有德者以寬服人常願後來有志力者審而行之方爲羨利靈源嘗曰凡人平居內照多能曉了及涉事外馳便乖混融喪其法體必欲思紹佛祖之任啓迪後昆不可不常自檢責也

廣錄

應菴華和尚住明果雪堂未嘗一日不過從間有竊議者雪堂曰華姪爲人不悅利近名

九九  
三  
德業者用姪尋常廉約不點常住油華姪因戲之曰異時做長老湏是鼻孔端正始得豈可以此爲得耶用姪不對用姪處已雖儉與人甚豐接納四來客無倦色高菴一日見之曰監寺用心固難得更湏照管常住勿令昧

失用姪曰在某失為小過在和尚尊賢待士海納山容不問細微誠為大德高菴笑而已故叢林有用大碗之稱

逸事

雪堂曰學者不知道之所向則尋師友以參扣之善知識不可以道之獨化故假學者贊

祐之是以主招提有道德之師而成法社必

有賢智之衲子是為虎嘯風列龍驤雲起昔江西馬祖因百丈南泉而顯其大機大用南岳石頭得藥山天皇而著其大智大能所以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然若鴻毛之遇風沛

乎似巨魚之縱壑皆自然之勢也遂致建叢林功勲增佛祖光耀先師住龍門一夕謂予曰我無德業不能浩歸湖海衲子終愧老東山也言畢潛然子嘗思之今為人師法者與古人相去倍萬矣

與竹書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靈源住太平有司以非意擾之靈源與先師書曰直可以行道殆不可為枉可以住持誠非我志不如放意於千巒萬壑之間日飽芻粟以遂餘生復何惓惓乎不旬浹間有黃龍之命乃乘輿歸江西首

聞座記

雪堂曰靈源好比類衲子曰古人有言譬為土木偶人相似為木偶人耳鼻先欲大口目先欲小人或非之耳鼻大可以小口目小可以大為上偶人耳鼻先欲小口目先欲大人

九九

四

或非之耳鼻小可以大口目大可以小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學者臨事取捨不厭三思可以為忠厚之人也

記聞

雪堂曰萬菴送高菴過天台回謂予言有德貫首座隱景星巒三十載影不出山龍學耿

公為郡特以瑞巖迎之貫辭以偈曰三十年

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青山休將瑣末人間事換我一生林下閒使命再至終不就耿公

嘆曰今日隱山之流也萬菴曰彼有老宿能記其語者乃曰不體道本沒溺死生觸境生

心隨情動念狼心狐意謔行誑人附勢阿容

徇名苟利乖真逐妄背覺合塵林下道人終

不為也予曰貫亦僧中間氣也逸事

雪堂生富貴之室無驕倨之態處躬節儉雅不事物住烏巨山衲子有獻鏡者雪堂曰

溪流清泚毛髮可鑑蓄此何為終却之實行

雪堂仁慈忠恕尊賢敬能戲笑俚言罕出于口無峻阻不暴怒至於去就之際極為介潔嘗曰古人學道於外物淡然無所嗜好以至忘勢位去聲色似不勉而能今之學者做盡

伎倆終不柰何其故何哉志不堅事不一把作匹似間耳實行

九九

雪堂曰死心住雲巖室中好怒罵衲子皆望崖而退方侍者曰夫為善知識行佛祖之道號令人天當視學者如赤子今不能施慘怛

之憂垂撫循之恩用中和之教柰何如仇讐見則詬罵豈善知識用心乎死心拽拄杖趁之曰爾見解如此他日謔奉勢位苟媚權豪賤賣佛法欺罔聾俗定美予不忍故以重言激之安有他哉欲其知耻改過懷慕不忘異

日做好人耳聰首座

死心新和尚曰秀圓通常言自不能正而欲

正他人者謂之失德自不能恭而欲恭他人者謂之悖禮夫為善知識失德悖禮將何以

垂範後乎與靈源書

死心謂陳瑩中曰欲求大道先正其心少有忿懥則不得其正少有嗜慾亦不得其正然自非聖賢應世安得無愛惡喜怒直湏不置之於前以害其正是為得矣廣錄

死心曰節儉放下最為入道捷徑多見學者

心憤憤口悱悱孰不欲繼踵古人及觀其放下節儉萬中無一恰似庶俗之家子弟不可讀書要做官人雖三尺孺子知其必不能為也廣錄

死心謂湛堂曰學者有才識忠信節義者上

也其才雖不高謹而有量者次也其或懷邪觀望隨勢改易此真小人也若置之於人前必壞叢林而汚瀆法門也實錄

死心謂草堂曰凡住持之職發言行事要在誠信言誠而信所感必深言不誠信所感必

淺不誠之言不信之事雖平居庶俗猶不忍行恐見欺于鄉黨况為叢林主代佛祖宣化發言行事苟無誠信則湖海衲子孰相從焉黃龍實錄

死心曰求利者不可與道求道者不可與利古人非不能兼之蓋其勢不可也使利與道兼行則商賈屠沽間閭負販之徒皆能求之矣何必古人弃富貴忘功名灰心泯智於空山大澤之中澗飲木食而終其身哉必謂利與道行之不相違礙譬如捧漏卮而灌焦金

則終莫能濟矣因與韓子蒼書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淨慈請蘇杭道俗爭之不已一曰此我師也汝何

奪之一曰今我師也汝何有焉一本見林間錄死心住翠巒聞覺範竄逐海外道過南昌邀

歸山中迎待連日厚禮津送或謂死心喜怒

不常死心曰覺範有德衲子鄉者極言去其圭角今罹橫逆是其素分予以平日叢林道義處之識者謂死心無私於人故如此西山記聞

死心謂草堂曰晦堂先師言人之寬厚得於

九九

七

天性若強之以猛必不悠久猛而不久則返

爲小人侮慢然邪正善惡亦得於天性皆不可移惟中人之性易上易下可從而化之寶鑑草堂清和尚曰燎原之火生於熒熒壞山之水漏於涓涓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

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與夫愛溺之水瞋恚之火曷常異乎古之人治其心也防其念之未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大及其情性相亂愛惡交攻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

人殆乎危矣不可救也

與韓子蒼書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審察人情周知上下

夫人情審則中外和上下通則百事理此住持所以安也人情不能審察下情不能上通上下乖戾百事矛盾此住持所以廢也其或

主者自恃聰明之資好執偏見不通物情捨余議而重已權廢公論而行私惠致使進善之途漸隘任衆之道益微毀其未見未聞安其所習所蔽欲其住持經大傳遠是猶却行而求前終不可及與山堂書

草堂曰學者立身湏要正當勿使人竊議一涉異論則終身不可立矣昔太陽平侍者道學爲叢林推重以處心不正識者非之遂致終身坎坷逮死無歸然豈獨學者而已爲一方主人尤宜祗畏與一書

草堂謂如和尚曰先師晦堂言稠人廣衆中

賢不肖接踵以化門廣大不容親疎於其間也惟在少加精選苟才德合人望者不可以已之所怒而疎之苟見識庸常衆人所惡者亦不可以已之所愛而親之如此則賢者自

九九

八

進不肖者自退叢林安矣若夫主者好逞私

心專已喜怒而進退於人則賢者緘默不肖者競進紀綱紊亂叢林廢矣此二者實住持之大體誠能審而踐之則近者悅而遠者傳則何慮道之不行衲子不來慕乎

諫山  
石刻

草堂謂空首座曰自有叢林已來得人之盛無如石頭馬祖雪峯雲門近代唯黃龍五祖二老誠能收拾四方英俊衲子隨其器度淺深才性能否發而用之譬如乘輕車駕駿駒總其六轡奮其鞭策抑縱在其顧盼之間則

何往而不達哉

廣錄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戒謹其偏聽自專之弊不主乎先入之言則小人謗佞迎合之讒不可得而惑矣蓋衆人之情不一至公之論難見湏是察其利病審其可否然後行之可

也

諫山  
實錄

草堂謂山堂曰天下之事是非未明不得不慎是非既明以理決之惟道所在斷之勿疑如此則姦佞不能惑強辯不能移矣

清泉才卷  
記聞

山堂震和尚初却曹山之命郡守移文勉之

九九

九

山堂辭之曰若使飯梁齧肥作貪名之衲子不若草衣木食爲隱山之野人

清泉才卷  
主記聞

山堂曰蛇虎非鷗鳥之讌鷗鳥從而號之何也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鸕鷀之馭鸕鷀集而乘之何也以其無異心故昔趙州訪一菴

王值出生飯州云鷗子見人爲甚飛去主罔然遂躡前語問州州對曰爲我有殺心在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

古人與蛇虎爲伍者善達此理也老龐曰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斯言盡之

矣與周居士書

山堂曰御下之法恩不可過過則驕矣威不可嚴嚴則怨矣欲恩而不驕威而不怨恩必施於有功不可妄加於人威必加於有罪不可濫及無辜故恩雖厚而人無所驕威雖嚴

而人無所怨功或不足稱而賞之已厚罪或

不足責而罰之至重遂使小人故生驕怨矣

與張尚書書

山堂曰佛祖之道不過得中過中則偏邪天下之事不可極意極意別揭亂古今之人不節不

謹殆至危亡者多矣然則孰無過歟惟賢達之士改之勿吝是稱爲羨也

與趙超然書

山堂同韓尚書子蒼萬菴顏首座賢真牧避難于雲門菴韓公因問萬菴近聞被李成兵吏所執何計得脫萬菴曰昨被執縛饑凍連

日自度必死矣偶大雪埋屋其所繫屋壁無故崩倒是夜幸脫者百餘人公曰正被所執時如何排遣萬菴不對公再詰之萬菴曰此何足道吾輩學道以義爲質有死而已何所懼乎公領之因知前輩涉世禍害死生皆有處斷矣

真牧集

山堂退百丈謂韓子蒼曰古之進者有德有命故三請而行一辭而退今之進者惟勢與力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謂賢達矣

記聞

山堂謂野庵曰住持存心要公行事不必出

於已爲是以他爲非則愛惡異同不生於心

暴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

切庵集

山堂曰李商老言妙喜器度凝遠節義過人  
好學不倦與老夫相從寶峰僅四五載十日  
不見必遣人致問老夫舉家病腫妙喜過舍

九九

躬自前煮如子弟事父兄禮既歸元首座責  
之妙喜唯唯受教識者知其大器湛堂嘗曰  
果侍者再來人也山僧惜不及見湛堂遷化  
妙喜齧足千里訪無盡居士於渚宮求塔銘  
湛堂末後一段光明妙喜之力也

日涉記

妙喜杲和尚曰湛堂每獲前賢書帖必焚香  
開讀或刊之石曰先聖盛德佳名詎忍弃置  
其雅尚如此故其亡也無十金之聚唯唐宋  
諸賢墨蹟僅兩竹籠衲子競相訶唱得錢八  
十餘千助茶毗禮

可菴集

妙喜曰佛性住大漏行者與地客相歐於口  
也佛性欲治行者祖超然因言若縱地客摧

辱行者非惟有失上下名分切恐小人乘時

侮慢事不行矣佛性不聽未幾果有莊客弑

知事者

可菴集

妙喜曰祖超然住仰山地客盜常住穀超然  
素嫌地客意欲遣之令庫子行者爲彼供狀  
行者欲保全地客察超然意抑令供起離狀  
仍返使叫喚不肖供責超然怒行者擅權二  
人皆決竹箠而已蓋超然不知陰爲行者所

謀嗚呼小人狡猾如此

可菴集

妙喜曰愛惡異同人之常情惟賢達高明不  
被其所轉昔圓悟住雲居高菴退東堂愛圓  
悟者惡高菴同高菴者異圓悟由是叢林紛  
紛然有圓悟高菴之黨竊觀二大士播大名

于海山非常流可擬惜平昧於輕信小人謗言惑亂聰明遂爲識者笑是故宜其亮座主

隱山之流爲高上之士也

智林集

妙喜曰古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率德循行思免無咎所患莫甚於不知其惡所羨莫善

於好聞其過然豈古人之才智不足識見不明而若是耶誠欲使後世自廣而狹於人者爲戒也夫叢林之廣四海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左右耳目思慮乃能盡其義理善其人情苟或尊居自重謹細務忽大體賢者

不知不肖者不察事之非不改事或是不從率意狂爲無所忌憚此誠禍害之基安得不懼或左右果無可諮詢者猶宜取法於先賢豈可如嚴城堅兵無自而入耶此殆非所謂納百川而成大海也

與寶和尚書

妙喜謂超然居士曰天下爲公論不可廢縱抑之不行其如公論何所以叢林舉一有道之士聞見必欣然稱賀或舉一不諦當者衆人必憾然嗟嘆其實無他以公論行與不行也烏乎用此可以卜叢林之盛衰矣

可卷集

妙喜曰節儉放下乃脩身之基入道之要歷觀古人鮮有不節儉放下者年來衲子遊荆楚買毛袴過浙右求紡絲得不愧古人乎

妙喜曰古德住持不親常住一切悉付知事掌管近代主者自恃才力有餘事無大小皆

九九

十一

歸方丈而知事徒有其虛名耳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固欲把攬一院之事使小人不蒙蔽紀綱不紊亂而合至公之論不亦難乎

與山堂書

妙喜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盛衰相乘

乃天地自然之數惟豐亨宜乎日中故曰日

九九

十三

中則是月滿則虧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所以古之人當其血氣壯盛之時慮光陰之易往則朝念夕思戒謹彌懼不恣情不逸欲惟道是求遂能全其令聞若夫隳之以逸慾敗之以恣情殆於不可救方頓足扼

腕而追之晚矣時乎難得而易矣也

卿林書

妙喜曰古人先擇道德次推才學而進當時苟非良器置身于人前者見聞多薄之由是衲子自思祇礪名節而立比見叢林凋喪學者不顧道德少節義無廉恥譏淳素爲鄙朴

獎勵浮爲俊敏是故晚輩識見不明涉獵抄寫用資口舌之辯日滋月浸遂成澆漓之風遠語于聖人之道費若面牆此殆不可救也

與韓子蒼書

妙喜曰昔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古之學者

居則巖穴食則土木衣則皮草不係心於聲利不籍名於官府自魏晉齊梁隋唐以來始剏招提聚四方學徒擇賢者規不肖俾智者導愚迷由是賓主立上下分矣夫四海之衆聚于一寺當其任者誠亦難能要在終其大

捨其小先其急後其緩不爲私計專利於人比汲汲爲一身之謀者實霄壤矣今黃龍以歷代住持題其名于石使後之來者見而目之曰孰道德孰仁義孰公於衆孰利於身嗚呼可不懼乎

石刻

張侍郎子韶謂妙喜曰夫禪林首座之職乃選貴之位今諸方不問賢不肖例以此爲僥倖之津途亦主法者失也然則像季固難得其人若擇其履行稍優才德稍備識廉恥節義者居之與夫險進之徒亦差勝矣

可卷集

妙喜謂子韶曰近代主法者無如真如詰善輔弼叢林莫若楊岐議者謂慈明真率作事忽略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辨雖衝寒冒暑未嘗急已惰容始自南源終于興化僅三十載總柄綱律盡慈明之世而後已如真如者初自束包行脚逮于應世領徒爲法忘軀不啻如饑渴者造次顛沛不遽色無疾言夏不排窓冬不附火一室翛然疑塵滿按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嚴師良友渺克有成器者故當時執拗如孚

鐵腳倔強如秀圓通諸公皆望風而偃嗟乎二老實千載衲子之龜鑑也可記聞卷子韶同妙喜萬菴三人詣前堂本首座察問疾妙喜曰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學道萬菴直謂不然必欲學道不當更顧其身妙喜曰爾遮漢又

顛邪子韶雖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菴之語爲當記聞

子韶問妙喜方今住持何先妙喜曰安著禪和子不過錢穀而已時萬菴在座以謂不然計常住所得善能撙節浮費用之有道錢穀

不勝數矣何足爲慮然當今住持惟得抱道衲子爲先假使住持有智謀能儲十年之粮座下無抱道衲子先聖所謂坐消信施仰愧龍天何補住持子韶曰首座所言極當妙喜回顧萬庵曰一箇箇都似你萬菴休去已上並見

可  
集  
卷

萬庵頗和尚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夜參持論諸方及曹洞宗旨不已次日音首座謂先師曰夫出世利生素非細事必欲扶振宗教當隨時以救弊不必取目前之快和尚前

日作禪和子持論諸方猶不可妄況今登寶華王座稱善知識耶先師曰夜來一時之說焉首座曰聖賢之學本於天性豈可率然先師稽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已萬庵曰先師竄衡陽賢侍者錄貶詞揭示僧堂前衲子如

西北用兵遂易衣混火隊中往今徑山衡陽相去不遠道路絕間關山川無險阻要見妙喜復何難乎由是一衆寂然翌日相繼而去

廬山智林集

萬庵曰先師移梅陽衲子間有竊議者音首

座曰大凡評論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詎可於無過中求有過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跡誠何以慰叢林公論且妙喜道德才器出於天性立身行事惟義是從其量度固過於人今造物抑之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爲法門

異時之福耶聞者自此不復議論矣

智林集

音首座謂萬庵曰夫稱善知識當洗濯其心以至公至正接納四來其間有抱道德仁義者雖有讎隙必須進之其或姦邪險薄者雖有私恩必須遠之使來者各知所守一心同

失父母涕泗愁歎居不遑處音首座詣衆寮白之曰人生禍患不可苟免使妙喜平生如婦人女子陸沈下板緘默不言故無今日之事況先聖所應爲者不止於是爾等何苦自傷昔慈明鄖那人泉大愚結伴參汾陽適當

九九

德而叢林安矣

與妙喜書

又曰凡住持者孰不欲建立叢林而鮮能克振者以其忘道德廢仁義捨法度任私情而致然也誠念法門凋喪當正已以下人選賢以佐佑推獎宿德疎遠小人節儉修於身德

九九

十六

惠及於人然後所用執侍之人稍近老成者存之便佞者疎之貴無醜惡之謗偏黨之亂也如此則馬祖百丈可伴臨濟德山可逮智林集音首座曰古之聖人以無灾爲懼乃曰天豈弃不穀乎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

聖逾遠水潦鶴之屬又復縱橫使先聖化門日就淪溺吾欲無言可乎屬菴居無事條陳傷風敗教爲害生者一二流布叢林俾後生晚進知前輩兢兢業業以荷負大法爲心如冰凌上行劙刃上走非苟名利也知我罪我

非聖人外寧必內憂古今賢達知其不能免

嘗謹其始爲之自防是故人生稍有憂勞未必不爲終身之福蓋禍患謗辱雖堯舜不可逃況其他乎

與妙喜書

萬庵顏和尚曰比見叢林絕無老成之士所

吾無辭焉

智林集

萬菴曰古人上堂先提大法綱要審問大眾學者出來請益遂形問答今人杜撰四句落韻詩喚作釣話一人突出衆前高吟古詩一聯喚作罵陣俗惡可悲可痛前輩念生

死事大對衆決疑既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

萬菴曰夫名行尊宿至院主人陞座當謙恭  
叙謝屈尊就卑增重之語下座同首座大眾  
請陞于座庶聞法要多見近時相尚舉古人  
公案令對衆批判喚作驗他切莫萌此心先

聖爲法忘情同建法化互相酬唱令法久住  
肯容心生滅興此惡念耶禮以謙爲主宜深  
思之

萬菴曰比見士大夫監司郡守入山有處次  
日令侍者取覆長老今日特爲某官陞座此

一節猶宜三思然古來方冊中雖載皆是士  
大夫訪尋知識而來住持人因參次畧提外  
護教門光輝泉石之意既是家裏人說家裏  
兩三句淡話令彼生敬如郭公輔楊次公訪  
白雲蘇東坡黃太史見佛印便是樣子也豈

是特地妄爲取笑識者

九九

十八

萬菴曰少林初祖衣法雙傳六世衣止不傳  
取行解相應世其家業祖道愈光子孫益繁  
大鑑之後石頭馬祖皆嫡孫應般若多羅懸  
識要假兒孫脚下行是也二大士玄言妙語  
流布寰區潛符密證者比比有之師法既衆

學無專門曹溪源流派別爲五方圓任器水  
體是同各擅佳聲力行已任等閑垂一言出  
一令網羅學者叢林鴻沸非苟然也由是互  
相酬唱顯微闡幽或抑或揚佐佑法化語言  
無味如煮木札羹炊鐵釘飯與後輩咬嚼目

爲拈古其頌始自汾陽暨雪竇宏其音顯其旨汪洋乎不可涯後之作者馳騁雪竇而爲之不顧道德之奚若務以文彩煥爛相鮮爲美使後生晚進不克見古人渾淳大全之旨嗚呼予遊叢林及見前輩非古人語錄不看

九九

九

非百丈號令不行豈特好古蓋今之人不足法也望通人達士知我於言外可矣

萬庵曰比見衲子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迴愛人佞已順之則美逆之則疎縱有一知半解返被此等惡習所蔽至白首而無成

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惟正因行脚高士當以生死一着辨明持誠存信不爲此輩牽引乃曰此言不可信猶鳩毒之糞蛇飲之水聞見猶不可況食之乎其殺人無疑矣識者自然遠之矣

與草堂書

者多矣

已上並見智林集

萬庵曰叢林所至邪說熾然乃云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又引維摩圓覺爲證贊貪瞋癡殺盜婬爲梵行嗚呼斯言豈特起叢林今日之害真法門萬

萬菴曰草堂弟子惟山堂有古人之風住黃龍日知事公幹必具威儀詣方丈受曲折然後備茶湯禮始終不易有智恩上座爲母修冥福透下金二錢兩日不尋聖僧才侍者因掃地而得之掛捨遺牌一衆方知蓋主法者

清淨所以上行下效也

清泉集

萬庵節儉以小參普說當供衲子間有竊議者萬庵聞之曰朝饗膏梁暮厭寵嬪人之常情汝等既念生死事大而相求於寂寥之濱當思道業未辦去聖時遙詎可朝夕事貪饕

耶

真牧集

萬庵天性仁厚處躬廉約尋常出示語句辭簡而義精博學強記窮詰道理不爲苟止而妄隨與人評論古今若身履其間聽者曉然如目覩衲子嘗曰終歲參學不若一日聽師

談論爲得也

記聞

萬庵謂辯首座曰圓悟師翁有言今時禪和子少節義勿廉恥士大夫多薄之爾異時儻不免做遮般蟲豸常常在繩墨上行勿趨勢利佞人顏色生死禍患一切任之即是不出

魔界而入佛界也

法語

九九

干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常携一筇穿雙屨過九江東林混融老見之呵曰師者人之模範也舉止如此得不自輕主禮甚滅裂辯笑曰人生以適意爲樂吾何咎焉援毫書偈而

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窮草鞋獐似

虎柱杖活如龍渴飲曹溪水饑吞栗棘蓬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混融覽之有愧月窟集辯公謂混融曰像龍不足致兩畫餅安可充饑衲子內無實德外恃華巧猶如敗漏之舡

九九

二十一

盛塗丹腹使偶人駕之安於陸地則信然可觀矣一旦涉江湖犯風濤得不危乎月窟集辯公曰所謂長老者代佛揚化要在索已臨衆行事當盡其誠豈可擇利害自分其心在我爲之固當如是若其成與不成雖先聖不

能必吾何苟乎

月窟集

辯公曰佛智住西禪衲子務要整齊惟水庵賦性冲澹奉身至薄昂昂然在稠人中曾不屑慮佛智因見之呵曰柰何蠢直如此水庵對曰某非不好受用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若

使有錢亦欲做一兩件皮毛同入社火既貧

固無如之何佛智笑之意其不可強遂休去

月窟集佛智裕和尚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肄

足者銜轡之禦也小人之強橫不敢縱情者刑法之制也意識之流浪不敢攀緣者覺照

之力也嗚呼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銜轡小

人無刑法將何以絕貪慾治妄想乎

與鄭居士法語